

C02 文娱时评

【焦点话题】蒙克《呐喊》1.199亿美元成交

在北京时间5月3日早7点开始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专场拍卖上,蒙克的旷世经典《呐喊》作为第20件拍品登场,最终以1.07亿美元落槌,加佣金后成交价为1.19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拍品。本次拍卖的《呐喊》是四个版本中唯一被私人收藏的作品。其他三个版本均被博物馆收藏。该画起拍价4000万美元,整个拍卖过程仅12分钟。之前拍卖最高价是毕加索1.06亿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



新京报漫画 林军明



八卦掌

1、郭德纲：“相声进门容易，说好却很难。有的人进门一看，嚯！门槛那么高，就不想再爬了。这也不奇怪，他没等学会就红了，怎么可能还愿意从头学起？但观众是没法欺骗的，你没有基本功，红过一阵人家可能就对你失望了，慢慢就没人听你说相声了。”

4月26日《新华日报》

别看郭德纲跟林志颖同岁,但喜欢当老大拽老词儿认老理儿,且嘴下从来不死无名之辈。就这几句话,你拿曹云金何云伟李菁徐德亮往里套个个合适。但是,应该不是说那坨大腕,人家可没下岗,人家当领导去了。

2、谢冕：“我昨天还看到一首“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我尊重大家的写作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要维护诗的尊严。诗,是很美丽的,是表达美好情感的。我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诗不能随便写,这是对诗的不敬。”

4月25日 中国新闻网

为了解构,北岛写出了“我不相信”,为了解构,伊沙写出“车过黄河”,为了解构,尹丽川开始“钉钉子”,最后到了“非常白”,一切解构完毕,失去意义,诗歌死了。

3、曹乃谦：“我的小说都是写食欲和性欲,不写政治,不批评,不表扬。人性最主要的是食欲和性欲,食色性也。对政治,我一个人物实在不感兴趣。若问我有什么创作观,我的看法是: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龙生一子打天下,猪产一窝拱墙根。不在于你是否多产,而在于你是否优生。”

曹乃谦：“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蓝,来时那个容易回时那个难;胡麻那个开花儿一片片的黄,为了那个你碰着一个狼,为了那个你碰着一个狼。”

4月25日 中新网

每次文坛要淡出个鸟来的时候,媒体就把诺贝尔文学奖抬出来炒炒,这次盯上的是老实人曹乃谦。于是老曹又被拉出来采一遍,于是,又听大实话,听听小酸曲,也蛮好。

4、卡梅隆：“虽然我不喜欢我的电影被删减,但我必须说,在中国的删减,跟在中东、马来西亚等地的删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打死也不想去那些地方的版本。中国只是删了几个裸露镜头,电影本身远远要比那几个镜头强大太多了。如果有人只是为了看凯特·温斯莱特的乳房而来看这个电影,去他的吧。整部片子可看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5月1日《南方周末》

看了一眼《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排行榜,卡梅隆给出了最礼貌的回答。

□潘采夫

【文化谭】

创意才能立潮头

几只愤怒的小鸟,不顾一切地向绿猪撞去,哪怕粉身碎骨。就这样一款游戏,竟然有7.5亿次的下载量。创意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在杭州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5月3日落下帷幕。与往届相比,这一中国动漫行业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会展今年因“愤怒的小鸟”的东家——芬兰罗维奥(ROVIO)公司的加盟而增加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度。当这款2009年底面世的休闲益智通关游戏至今总下载量已超过7.5亿次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北欧神话”的核心部分——创意的魅力到底何在?

“愤怒的小鸟”故事框架十分简单:小鸟以弹弓为弹射器,以身体为炮弹,想尽各种办法轰炸偷走鸟蛋的绿肥猪。“这款游戏,虽然情节很简单,但人物特性很明显,故

事也相当有趣。”在此次动漫节上的一次分论坛上,罗维奥公司首席营销官魏皮特(皮特·维斯特巴卡)如是评价它的核心魅力。实际上,这一情节具有植根于人性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愤怒的小鸟”走的是那种打打杀杀的传统套路,但是它以新的方式让玩家过瘾。

它暗藏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母题:复仇,而且独创性地让“弱者”小鸟完成这一使命。这无疑让那些作为普通大众的玩家觉得亲近,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把小鸟与“我”融为一体。对于沉浸其中的“我”来说,将所有绿肥猪消灭的通关过程具有社会学上的深意

——带来成为英雄和把控世界的成就感。也有评论指出,“这款游戏迎合了当代人在各种生存压力下迫切需要发泄愤怒的心理需求”,这也算是另一种具有价值的延伸解读。

更为重要的是,“愤怒的小鸟”以简单的快乐让每个人回到童年。这款游戏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系列——小鸟和绿肥猪的造型本质上都是可爱,而且其中的关键道具——弹弓具有强烈的暗示:童年或自由生活。一句话,像通吃各年龄层受众的“哈利·波特”一样,“愤怒的小鸟”也凭借“去成人世界”的情境设计而激活了童心:对儿童玩家来说,是释放;对成

人来说,是唤醒。因为说到底,它是一款为了休闲而不是教育而生的游戏。

资料显示,“愤怒的小鸟”早期设计模式并非如此,而是一点一点地自然生长出来的。2009年3月,罗维奥公司的设计师展示的只是胖乎乎、头大腿短的笨笨鸟,游戏规则是利用特定颜色小鸟碰撞具有相同颜色积木以完成通关。为了加入碰撞动机,罗维奥公司借势当年猪流感流行话题,加入绿肥猪角色;为了增加打击趣味,弹弓也被设置进来——正是这两大点睛设计让“愤怒的小鸟”最终赶上了同类主题游戏创意。据悉,“愤怒的小鸟”是罗维

奥公司制作的第52款游戏,也是起死回生的一招儿,想必也是使出全身解数。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愤怒的小鸟”在动漫展大放异彩的同时,有关今年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显示:三星以9380万部手机总出货量将芬兰的另一家标志企业——诺基亚挤下手机产业盟主地位。戏剧性地位转换再一次告诉我们:时代不同了,唯一的应对方案就是跟着变化。而“愤怒的小鸟”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在新兴技术潮涌的时代,创意产业只有基于人性体验的“深发力”才能立于潮头。

□公权(北京 媒体人)

【一种怀念】

凯奇百年计,“先锋”何去从

约翰·凯奇是一座大山,想要了解先锋音乐,谁都绕不过去。他那首《4分33秒》的作品,告诉我们,谁规定了音乐必须被演奏?

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今年百岁生日,德国各地这几天到处都是凯奇。西德科隆,东德柏林,一边是搬到了科隆大教堂前与博物馆内的“八座桥”凯奇纪念演出系列,另一边是视觉装置与手稿展。科隆爱乐音乐厅大堂里,硕大的黑白海报上,凯奇身穿剪裁贴身的短夹克向我们走来。那件夹克,如果你想要,可以在音乐节上花140欧元买到。

凯奇是一个事件。他在作曲以外做的一切,都比作曲本身有趣。他那首当初在音乐厅里因沉默了“4分33秒”而震惊世界的《4分33秒》已经没有必要在音乐节上重复。但现代音乐起源在此。

离科隆不远的小镇Witten恰好也在办年度的新室内音乐节,三天三夜,密集演出欧洲各地的现代音乐作曲家的新作。有从上世纪60年代就独当一面的里盖蒂老友、丹麦作曲家汉斯·阿布拉汉姆森,也有80后的塞尔维亚新人。曲目全是不打折的新,参与者的视线全都朝着往前探索的方向。

所以当耳朵换到了科隆以后,紧绷几天的思维与听觉忽然松弛了下来。这个老人百年诞辰日到来之前,被从上至下都有人理解与尊重 avant-garde(先锋)的德国请回了祭坛之上,作为科隆新音乐节今年的主角登场。同时被致敬

的还有伯恩斯坦、菲利普·格拉斯、约翰·亚当斯等人。

纪念凯奇百年诞辰,德国做得比美国更多。科隆是德国,也是欧洲的现代音乐重地之一,同时也是前卫艺术的发动机。凯奇来过几次科隆做采样。这几天与我交谈过的文化官员、音乐节组织者、作曲家们,让我意识到,直到今天,现代音乐存在的重大命题,依然是去精英化。所以凯奇老迈弥坚。但Witten相对而言仍是个精英化的聚会——交流学术,废话少说。它有自己的门槛。

凯奇也是有门槛的,这门槛不是研习和弦技法,而是叫做“开放”。科隆大教堂旁的约翰·凯奇午后露天音

乐会,提醒了我凯奇作品中有关音乐与环境关系的探索。那日天气忽明忽暗,哥特大教堂庞杂、持重,但就在咫尺的火车站频繁有列车进站或启程,呼啸着带来远方的新尘。科隆本身就很约翰·凯奇,“偶然”多于“机会”,即兴多于算计。四个合唱团,一个管弦乐团,一个爵士乐队,散开布阵成“四合院”结构,由亨德尔《弥赛亚》开始,凯奇的实验作品“欧洲清唱”(EurOratorio)以拼贴形式启动。有些观众是专程来看,另一半则都是路人。他们自发地步入乐团歌者的包围之内,缓慢寻找一个合适的聆听位置,就停了下来。

欧洲多首古典名曲的碎片,与披头士作品、爱尔

兰传统民谣的片段互为交织。但最有趣的是当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响起,大教堂每三刻钟响一回的钟声忽然笨拙地插进来,有计划地演出与非人为的声响摩擦出的趣味。现场观众们认出来了,发出会心笑声。而这笑声本身,与半空鸽子无声而不规则的飞翔,与不同色块做记号的乐谱之间,都在互相进行着流通,并混合组成了只属于这一刹那的经验,无法复制。

吊诡的是凯奇百年诞辰,而21世纪的不少音乐学院却还埋头在19世纪的“先锋音乐”中。真正的先锋精神,只怕是从未被理解。

□张璐诗(乐评人 发自德国)